

沈德潛

沈德潛詩學研究

陈岸峰



陈岸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德潛詩學研究

洪武年
印

著

和論一書，惟有此一卷，其餘皆已失。此卷中所存，亦復寥寥。但其題解，尤為精妙。蓋其人之才思，固已超絕。而其學問，又復博雅。故其詩作，亦復有深意。蓋其人之才思，固已超絕。而其學問，又復博雅。故其詩作，亦復有深意。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德潜诗学研究 / 陈岸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203-3960-5

I. ①沈… II. ①陈… III. ①沈德潜 (1673—1769) -诗学-诗歌
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06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特此鸣谢。

序一

何宗美

学，向来不易谈。但凡某一学术领域之研究，一经缀上“学”字如经学、史学、美学、红学、文字学、甲骨学等，便为深邃之堂奥、玄妙之境地，惚兮恍兮，难言其状。谈经、谈史、谈美、谈《红楼》、谈文字、谈甲骨文，或稍可言易；谈经学、谈史学、谈美学、谈红学、谈文字学、谈甲骨学，则难之难矣。相信治学者人人当有此感。

诗学亦然。言诗者易，言诗学者难。故言诗者众，言诗学者寡；言诗之著汗牛充栋，言诗学之著相对寥寥。而言诗学者、言诗学之著且能自树一帜、出类拔萃者，更是沅江九肋、吉光片羽。“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沈德潜《说诗啐语》）诗之难如此，诗学之难亦由此可知。

陈君岸峰教授，风雅博学之士，及古及今，于诗于文，或碑或史，亦画亦书，无所不睹，无不有成，兼赅之才，侪辈称

奇。而治诗与诗学，孜孜有年，创获尤夥。《诗学的政治及其诠释》《甲申诗史：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回首望长安：杜甫书写的“安史之乱”》等著，先后见版于香港和内地，有声于学林。今《沈德潜诗学研究》付梓，可谓珠光再现，惠我及人。

我国古代诗学，至清而集其大成，如同经学、史学乃至中国古代学术皆以清为集其大成者。沈德潜诗学为清代诗学之关键一环，亦为我国古代诗学集大成的重要部分。此乃研究沈德潜诗学的价值所在，亦是研究沈德潜诗学的难度所在。

集大成诗学当有异于其集大成形成之前的诗学，集大成诗学研究自然有异于其集大成形成之前诗学的研究。清代诗学之为清代诗学，究其大端或有二：一在于其诗学所具有的“清代性”，一在于其诗学的“集大成性”。清代诗学的清代性，犹如唐代诗学的唐代性、宋代诗学的宋代性、明代诗学的明代性，而清代诗学的集大成性则是唐、宋、明各时期诗学所不具有的独特方面，由此形成研究清代诗学与研究唐代诗学、宋代诗学、明代诗学的一个基本不同点。

可知，清代诗学之特征，首在其集大成性。

诗学之集大成，是历代诗学不断发展和积累的必然结果；而集大成诗学，则是一种诗学元素更多样、诗学体系更复杂、诗学理路更深密的诗学形态。清代诗学的集大成性，关键在此。以诗歌与时代之关系言之，《诗》、《骚》、汉、魏、齐、梁、唐、宋、元、明之诗，百川归海，至清而综其诗脉，辨其诗体，品其优劣，审其正变；以诗论或诗派言之，言志、比兴、风教、缘情、师古、师心、格调、性灵、肌理、神韵之说，万法归宗，亦至清而探其渊源，论其风气，析其内理，求

其会通。

作为集大成的清代诗学，会通性是其突出特点。会，即综合性；通，即贯通性。以综合而统其众说，以贯通而求其建构。沈氏论诗，要而言之，“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重订唐诗别裁集序》），知其诗学体系是多元的合一，而不是异说的杂凑。即将历时性诗学形态统一于共时性诗学形态之中，在综合中实现体系的建构，在建构中消竭流派的界分。

当然，集大成诗学通常也有封闭性、保守性之局限。这是清代诗学不可避免的，沈德潜诗学或许也带有这样的缺陷。

与岸峰教授相比，我于诗学几无专门研究，故不敢轻言，只能有所思考，在学习中体会他人的卓论。这里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过是拜读岸峰教授之大著的一点粗浅体会而已。柳子厚所云“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王氏伯仲唱和诗序》），此之谓也。而方家之论诗学，所幸可于岸峰教授这部《沈德潜诗学研究》大著中窥其堂奥，探其骊珠。

今年暑期，避暑于渝东南黑山谷之闲云山庄。此地海拔千余米，深深幽谷，叠叠青山，山雨过后，云牵雾绕，可叹洁白其质、温柔其怀、仙子之态、如梦如烟，让人游心尘世之外，置身仙界之中。

一日，山中接岸峰教授之惠请，迟疑片刻便欣然应诺。而山中之事，于批阅论文、审阅成果和闭门著述之外，又添一头绪矣。闲云清风，鸟语虫鸣，伴我细读大著，每有会意，则大快于心。数旬下山，再对照新旧之稿，受教再再，收益颇多。

至此，恰让我想到沈氏《说诗啐语》自序描写的一个情境：“尘氛退避，日在云光岚翠中，几上有山，不必开门见山。”

也。”又谓：“时适坐古松乱石间，闻鸣鸟弄晴，流泉赴壑，天风送谡谡声，似唱似答。”此沈氏论诗所处之胜境，我之处黑山闲云与此何其似也；不似者，沈氏论诗，我不能论诗，而我有幸藉岸峰教授沈氏诗学研究之津梁并于云闲风清之际神会沈氏之诗心，此岂机缘巧会乎？

是为序。

初稿于黑山谷之闲云山庄

完稿于嘉陵江畔之五有斋

序二

陈广宏

陈岸峰教授的大作《沈德潜诗学研究》即将付梓，属序于余。我于沈德潜知之甚少，深恐未能解会这部著作所做工作的意义，惟与岸峰教授结识多年，同业相善，故不敢辞。

沈德潜在清代诗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的诗论主张亦可谓构建清代诗学的一大柱石。对于这样一位大家，当然需要足够多专精覃思的研究者从各个维度予以观照、阐论，在层累地推进中不断趋近其原貌。具体而言，沈氏从一个江南儒者、诗人，而至官方文坛的代表，他的诗学理想如何生成、演变？所提出的诗论主张在当时究竟属于何种立场、满足何种诉求，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构成何种关系？从长远来看，他的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纲领、“格调”为表征的诗学理论体系，在令清代诗学自成其面目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结构性作用？显然，在沈氏这一个案上澄清相关细节，提供合理的认识，可以解决文学史、批评史上诸多关键性的问题。岸峰教授在这部著作中，以其长年思考与实证，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作者显然有自己侧重的考察点：一是在考究沈氏诗学发展

演变脉络的同时，力求对其相关诗论主张的生成语境做出细致的梳理，尤其追溯与明代复古派的联系，解析沈德潜如何通过对明末清初以来诗坛所面临问题的回应，找到自己的定位，形成独特的诗学体系。二是选择从沈氏的一众诗歌选本切入，与之前代表性作家的诗选文本相比对，抓住传统诗学之批评实践特点，在一种互文中深入剖析其选诗标准及具体评注所体现的理论内涵，较为全面地展示沈氏的诗学构成及其文学史观。

岸峰教授曾任职于香港大学，十余年前我们有缘订交，其时即感受到他执着于学术的激情，此后亦有不少来往。他用力精勤，富于著述，每有新著问世，皆有惠赠，产量之高，令人钦羡，研究范围由中古、近世诸体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文学史学，兼涉古代史诸多领域，有不少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专题。与此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书画创作以及艺术史研究，更显示博洽多能的一面。此书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多年心得，毅力可嘉，至于著中精义，不俟余之赘也。

戊戌年腊月于光华楼

摘 要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沈氏针对复古诗派的核心诗学理念“格调说”而提出创造性的改造。沈氏提倡“温柔敦厚”与“格调说”的相互补充，而且又将这两个诗学概念挪移为其诗学批评的基准。沈氏对诗坛论争更全面的回应可见于其全面性的选本。由诗论上的剖析毫厘以至选诗上的态度、原则与取向，彰显了一位风骨铮铮的文人学者对诗学的卓识与执着。

目 录

序一	何宗美	(1)
序二	陈广宏	(1)
摘要		(1)
第一章 沈德潜的诗学历程及研究评估		(1)
一 前言		(1)
二 生平及其诗学发展		(2)
三 沈德潜与复古诗派及其创造		(7)
四 相关研究的评估		(10)
五 研究方法及章节安排		(17)
第二章 格调的追求：沈德潜对明清诗学的传承与 突破		(19)
一 前言		(19)
二 格调说渊源述略		(21)
三 格调与诗歌中“乐”的关系		(27)
四 诗法之争及其突破		(35)
五 神韵、格调及性灵的汇通		(45)
六 结语		(57)
第三章 沈德潜对李攀龙诗学理念的传承与批判		(59)
一 前言		(59)

二	诗史观：从复古到传承	(61)
三	从突破“四唐说”到同尊盛唐诗之不同目的	(65)
四	五、七言绝句	(69)
五	五、七言古诗	(73)
六	七律之争	(80)
七	结语	(83)

第四章 诗学与政治的张力：沈德潜诗论中的

“温柔敦厚”	(85)
--------	------

一	前言	(85)
二	清初的文字狱及其文艺政策	(85)
三	“神韵”与清初的官方意识形态	(92)
四	“温柔敦厚”的不同阐释	(95)
五	“温柔敦厚”与明代复古诗派之“格调”	(106)
六	袁枚对“温柔敦厚”之攻击	(111)
七	结语	(113)

第五章 别裁伪体归雅正：沈德潜编选的六种选本

(115)

一	前言	(115)
二	选诗标准、评点的方法及实际批评	(116)
三	匡济诗坛之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 《宋金三家诗选》	(120)
四	重唐调而不废宋诗：《宋金三家诗选》	(130)
五	对明代复古诗派的批判与肯定：《明诗别 裁集》	(134)
六	选本与权力的关系：《清诗别裁集》	(143)
七	博采各家之长：《杜诗偶评》	(148)
八	结语	(157)

第六章 总结	(159)
附录 王士禛的神韵说及其实践	(162)
一 前言	(162)
二 “神”与“韵”	(163)
三 神韵诗的创作条件	(168)
四 神韵与格调	(171)
五 神韵诗与绝句及怀古诗	(175)
六 诗与画及禅	(186)
七 总结	(191)
征引书目	(192)
后记	(204)

第一章

沈德潜的诗学历程及研究评估

一 前言

有关复古诗派^①的论争，从明中叶至清初，众说纷纭，向无定论，及至沈德潜（确士，1673—1769）在诗坛的崛起，其对复古诗派的批判性传承及其所建构的具有创造性与突破性的诗学体系，方才解决了长久以来的诗学论争，复将格调派的诗学推向新的高峰。沈氏既有深入探讨诗学理论的《说诗啐语》，又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以及《杜诗偶评》六种选本。这六种选本，既是其诗学理念的具体体现，亦是针对自明中叶以降的各

^① 前七子乃以李梦阳（献吉，1472—1530）与何景明（仲默，1483—1521）为首，此外尚有徐祯卿（昌谷，1479—1511）、边贡（廷实，1474—1532）、康海（德涵，1475—1540）、王九思（敬夫，1468—1551）、王廷相（子衡，1474—1544）；后七子乃以李攀龙（于麟，1514—1570）与王世贞（元美，1526—1590）为主，此外尚有谢榛（茂秦，1495—1575）、宗臣（子相，1525—1560）、梁有誉（公实，1519—1555）、徐中行（子兴，1517—1578）与吴国伦（明卿，1524—1593）。因为彼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文学观念，故此一般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对这一流派也以“复古诗派”视之。

种不同选本的缺失而作的弥补。由此可见，其诗学体系之精密与深邃。除了理论层面与实际批评兼备之外，其诗学理论更是有意识地批判与传承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理念，且又针对明末以降的诗坛流弊。故此，藉着对沈德潜诗学的研究，必有助我们进一步省思明、清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传承以及演变关系。

二 生平及其诗学发展

关于沈德潜的生平事迹，最早的记载见于袁枚（子才，1716—1798）为他撰写的《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①以下将结合清代有关沈氏的史传、乡志及碑文对沈氏的生平作简单扼要的探讨。这里所着重的是沈氏与当时诗坛人物的交往及其著述、评选的事迹，以期对这样一位在诗学上继往开来，有意识地为复古诗派在明末清初以来所存留的诗学困局寻找突破，并综合、开创了一套博大深邃的诗学体系的一代宗师，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苏州府长洲县人，生于康熙（玄烨，1654—1722；1661—1722 在位）十二年（1673），卒于乾隆（弘历，1711—1799；1735—1796 在位）三十四年（1769），享年九十七岁。沈氏的祖先从吴兴（浙江北部）竹墩迁居苏州。

^① 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16—1218 页。而沈氏的故乡苏州的《苏州府志》第 89 卷亦载《沈德潜传》。此外《清史列传》第 19 卷、《清史稿》第 305 卷及《国朝先正事略》第 18 卷均有关于他的记载。

沈德潜初徒木渎，后来移居郡城^①。五岁开始从祖父沈钦圻学音韵。初读书时，祖父问以平上去入，德潜皆能应对，祖父因而说：“是儿他日可成诗人”，^②并赐诗以作嘉许。七岁（康熙十八年）随祖父往蓍泽河宋氏馆读书。其父为家庭教师，可家境相当贫困。十一岁的沈德潜日间读《左传》及韩文，晚上则读唐律、绝诗以及古文选本。

然而，他对时文的训练或有所不足，沈氏在十九岁（1691）始应县府试，而却连续十七次落第。这种推测可从他咏绝句时被老师制止、教训得到印证，其师施星羽说：“勿荒正业，俟时艺工，以博风雅之趣可也。”^③ 所谓的“正业”，乃指学习应试的时文。施氏教授沈大约只有两年多（1688—1690冬），后来因为沈氏家贫而辞去教席。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沈氏受业于蒋济选（觉周，长洲诸生）。^④ 是年，他应县府试，获取录；次年应院试不中。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后始读《史记》《汉书》，闲时则读汉魏乐府，学成古文。一年后（1694），成秀才，为长洲博士弟子员。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五十三（1714）年间，他共赴省试六次，皆不中。而这期间，德潜仍以授徒维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应张岳未的诗文会，并一起学诗于叶燮（星期，1627—1703）^⑤。叶

^① 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第4册，香港科技大学藏“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清乾隆年间刊本复印本，第1页。本书所引《沈归愚诗文全集》皆出自此版本，以下只标“乾隆年间刊本”。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6页。

^④ 沈德潜：《蒋先生传》，《沈归愚诗文全集》第3册，第16卷，乾隆年间刊本，第6页。

^⑤ 同上书，第1—2页。